



狗尾巴花儿开了

——记周口市首位“冰心散文奖”获奖作家阿慧

□ 晚报记者 董雪丹

这一天,她成了“获奖专业户”

“阿慧同志：我们高兴地通知您：您的作品《羊来羊去》荣获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。现定于2010年8月1日上午9:30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颁奖大会……中国散文学会”，打开邮箱，我看到了阿慧发来的电子邮件，这一天，是2010年7月21日。

激动和喜悦立刻充盈了我的心，作为她早期作品的编辑，作为与她交往十余年的朋友，不管是从编辑还是从朋友的角度出发，都让我由衷地为她高兴——我知道这个奖项的分量。

冰心散文奖，是据著名作家、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冰心遗愿，为鼓励中青年作家散文创作，由中国散文学会于2000年设立的全国性文学奖项，铁凝、贾平凹、迟子建等作家都曾获此殊荣。

我可以想像得到，阿慧看到通知时的喜悦，她把这份通知发给朋友时的喜悦。

她的喜悦，在朋友分享时，变成了更多的喜悦。

这一天上午，她刚刚从贵州省三都县回到家里。贵州之行，是因为她参加了“中国最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”征文活动，她创作的《我爸我妈的美丽爱情》荣获三等奖。

在归途中，她接到了朋友祝贺的电话。朋友从报纸上看到她的散文《十一个孩娃一个妈》获得了“2009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作品”二等奖。这个消息对她来说，应该是意料之中的收获，因为这篇散文已经获得了全国“漂母杯”二等奖，并被选入《2009年中国散文年选》了。

那时，她还不知道有更大的喜悦在等着她。

她是到家之后打开电子邮箱，看到获奖通知，才知道自己捧回了目前中国散文单篇评奖的最高奖，成为河南周口第一个获得“冰心散文奖”的作家。

“狗尾巴花儿，也是花儿啊”

在戏称她成为“获奖专业户”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有一种意象：狗尾巴花儿开了。

狗尾巴花儿，是她最喜欢的花儿，也是她在戏谑中常常用来自嘲的花儿。

她常常这样自我介绍：“俺的大名叫李智慧，其实不‘智’也不‘慧’，俺爸妈应该给起名叫‘李笨笨’才好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，表情丰富，声调活泼，像一个调皮的孩子。这个时候，你不会想到她已年过不惑，更不会想到，她是一个小学的副校长。

有她在的地方，往往都充满笑声，许多的笑，都来源于她的自我

调侃：“你看，我头发竖起来，像不像赵丽蓉？”说到这里，她往往会拿起束在脑后的蓬松的马尾，缩成一团，变成赵丽蓉的口音，在大家的笑声里，她又慢慢放下头发，一甩头，圆睁双眼，一字一顿：“看，这样，像刘欢吧？没办法，咋看俺都是大明星。”

这颗散文天空上的明星，在表演上也有着天赋，已经让大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她还不过瘾：“唉，都说女人是花儿，就我长成这样子，能是什么花儿？最多也就是狗尾巴花儿吧。”她说到“尾巴”这两个字



阿慧

时，用的是周口方言，“尾巴”变成了“以巴”，听起来，很是滑稽。她又悠悠地叹口气，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狗尾巴花儿，也是花儿啊。”她的叹气，带着一种表演的成分，加之故意顿挫的语调，往往招致新一轮的笑声。

就容貌而言，她的确说不上有如花的娇颜，但也绝不如她自己所说的这般惨败。能够拿自己调侃的人，在内心应该是有着强大的自信作支撑的。她的才气、她的风韵，足以支撑她的自信。

细想来，她把自己当成狗尾巴花儿虽是自嘲，却也很是形象。

想到狗尾巴花儿，我总是想到一条细细的长长的茎的尽头，拖着一条硕大的看起来毛茸茸又笨笨的“尾巴”，恣意地开在秋野，以一种最朴素的美丽灵动大地，用纤细的腰肢坚韧地直面着风雨，摇摆着别样的风姿。

摇摆，是阿慧惯用的姿态。她会故意拿腔作态地摇摆着走进我的办公室，手拖长裙，一扭一扭，像在舞台上一样一步一摇地向我走过来。

如今，她又摇曳多姿地向冰心散文奖的领奖台走去。

狗尾巴花儿开了，也可以开得“直冲天际”。

狗尾巴花儿盛开了，在属于她的故乡的土地上彰显着不亚于奇葩的万种风情，绽放着生命的精彩。

“羊的一生，岂不是人的一世”

阿慧是一个回族作家。

她似乎注定与羊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纠结。

“小时候亲自喂养过几只羊，也亲自吃过它们”，这样的童年记忆，对她而言，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。

这种纠结，苦着她，也成就了她的。

的确，读《羊来羊去》，读得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疼痛。似乎可以看得出来，阿慧徘徊在田野里，揪下一根狗尾巴花儿，咬在嘴里，在一种涩甜清香里，在一种深深的忏悔和自责里，想起自己的童年。

在写《羊来羊去》的创作谈

驴》等作品，都是她童年的记忆片断，它们的根，就植在她童年生活的那片土地。

她的写作，就是“执著而真切地对根无尽的诉说”。

豫东的颍河畔，写满她童年的记忆。所以，她博客上的名字才用“颍河的阿慧”吧。

在阿慧的博客里，“大洼北夫”这样留言：羊为人的生存而来，又为人的生存而去。羊性之美也在其中。

阿慧回复：羊的一生，岂不是人的一世？

将来，大器晚成的阿慧将不仅在回族文坛成为领跑者之一，而且也将在全国散文界获得更加充分的评价和应有的席位。

他的预言，这么快就应验了。

“一场忧伤”的结局

戏谑与忧伤，似乎不应该是同一个人的拥有。

而阿慧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是时常将自己撕裂的一个人。

在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圈子里，她也是一贯以快乐示人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的快乐再也掩藏不了忧伤。

那是她创作《奈我荷》、《像风飘过》系列作品的时期，那是她“寻找阳光”的过程。

记得几年前我们四个好朋友正在一起说说笑笑，她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，说，给你们念念我还没写完的《寻找阳光》吧。那都是一些让人痛入骨髓的句子，没有痛得死去活来的生命体验，是写不出的。只是，她念的时机不对，大家还沉浸在相见的喜悦里，也习惯了相见时收获她的快乐。她念着，总有人打断着，说笑着。直到她不得不叹口气，放下文章，说：“我的‘一场忧伤’，叫你们弄得啥也不是！”

这场忧伤，在大家的笑声里作结，却在她的文字里得以宣泄。

没办法，生命中许多的疼痛，是与别人不相关的，热爱文字的人，只有在文字中经过自我解剖与撕扯，才能让疼痛平复。

一直觉得，作家就是浑身长满触角的小虫，不知道哪一句话哪一个人哪一件事会碰疼哪一根触角。

感知疼痛，应该也是一种能力。走出这场忧伤之后，她的视野宽了。

《大沙河》、《天边那一片白》虽然写的还是她家族里的人物，但已经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背景里去回忆，放在一片文化的土壤上去酝酿了。

写了这许多，竟觉得许多的快乐与忧伤、幸福与苦难，都还潜藏在我肤浅而虚弱的文字背后，提示着我还有许多未尽之言。

越是熟悉的人，越是难以描述吧。

没办法，我有许多的无力抵达。就请大家关注阿慧的作品，在她的文字里去倾听一朵狗尾巴花儿开放的声音吧。

是啊，她在《羊来羊去》里，是在写羊，更是在写人。

好的作品自然有好的收获。2008年，这篇作品最初在《周口日报》上发表，就在当年度，《回族文学》、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、《散文选刊》，还有几家报刊也纷纷予以刊载。

《民族文学》杂志编辑石彦伟在《2009年回族文学述评》中这样评价《羊来羊去》：女孩与羊的故事，在阿慧笔下是那样曲婉怜人，感人肺腑。当散文写作普遍强调刺激、崇拜小资、沉湎过去的时候，当世俗物欲不断吞噬生命尊严的时候，阿慧以河流般的湿润和悲悯，救赎着爱的传统。我的预言是，很近的

医讯

胃肠疾病杰出专家7月19日联合抵我市中山医院

大批胃病患者 瞄准“数码查胃”

查胃技术跨入胃镜后时代

各大媒体披露备受全国关注的“数码超声”查胃新技术引进我市中山医院如期开机，多日来持续披露消息，“数码”查胃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焦点。截至昨晚6时，致电健康栏目热线：8172999 预约的患者近100人次。我市成为继

天津后的第6个引进该项技术的城市，胃肠电图仪、HP血清检测、胃肠治疗仪同时亮相。

据了解，国内胃肠疾病专家组7月19日到达中山医院。“数码”查胃50元优惠价截至8月19日。“数码”查胃实施体外高清晰造影，同时对肝、胆、脾、胰、肾等全身多个器官进行检查，减少了胃镜检查带来的痛苦，为临床医生正确用药提供捷径。

